



“教师节”特别策划——

## 课堂之外

(CFP 图)

## 先有父母心 再做教书人

□陈少波(南安市教育局党组书记、局长、教育系统党委书记)

十几年前,我还是一名“教书人”。教室的窗外,操场的一角,有一棵新栽种的银杏树,不过一人高,直径刚有拇指粗。我时常站在窗边望它,看它一年年抽绿、泛黄、洒落一地碎金,像极了每三年从我身边离开的一届届学生——来时青涩,走时笃定,而我,始终是那个目送他们走向远方的人。

与这份守望相伴的,是我心里时常回响的一句话:先有父母心,再做教书人。

这份“父母心”,不限于课堂之内,也在课堂之外无声滋养。

“父母心”是不急于求成的耐心。十年树木,需要时间;育人成才,更需静待花开。我的学科是历史,但历史不只是课堂上的事件与年代。有时,在课后,在走廊里、操场上,学生跑来问我:“老师,岳飞明明可以逃,为什么非死不可?”“司马迁忍辱负重,值吗?”这些追问,正是教育真正发生的时刻。我不急于给他们结论,而是陪他们慢慢磨、慢慢想,就像父母陪伴孩子学步,一步一步,不急不躁。

“父母心”是将心比心的共情。世界上最无私的两样爱——父母之爱与教师之爱,都在于“以心化心”。而这往往发生在课堂之外:学生低头不语时,你轻轻拍拍他的肩,掌心的温度比任何话语能先抚平他的倔强;黄昏操场散步,你一句“这次跌倒不是终点”,拨开他心中缠绕的迷雾……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,没有教案,也不计分数,却如春风化雨,于无声处完成了教育塑造人心的使命。

“父母心”也将收获时间的回响。最让我动容的是,十几年后的一个深夜,手机突然弹出一条微信,是当年听我讲辛弃疾的学生发来的。“老师,今天翻书读到辛弃疾的一首词,突然就想起您站在教室门口讲课的样子,连您说‘要守着一颗心’都记得,历历在目。”那一刻我明白,教育并非单向的付出,“父母心”种下的信念与温度,会在岁月中生根发芽,长成彼此人生里的温暖印记。

如今,我已离开原校。那棵窗外的银杏虽被移栽他处,却依旧枝繁叶茂、亭亭如盖,守着四季轮回。变的是校园景致,不变的是每一位教书人如父母般的守护——不仅在课堂之内传授知识,也在课堂之外,以真心换真心,以耐心等成长,静默地、坚定地守护着一个生命的绽放。

## 课堂之外天地宽

□曾昭亮

初夏的一个下午,在戴云山下的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旁,我遇见一群刚参加完劳动实践的学生。他们脸上挂着汗珠,腿上沾着泥土,一路说说笑笑,部分学生还顺手带回了几颗青菜,颇有“带月荷锄归”的意境。

青草的芳香、泥土的气味、环境的新奇和实践活动的趣味,让他们暂时抛开课业负担的烦恼,在与社会实践对接的场域中获得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成长。

记忆中,小时候大部分课堂之外的时间,我都是跟着父母、兄弟姐妹进行体力劳动。从田间地头的挖地割稻,到陶瓷工厂车间的包装搬运,手指常被勒伤割伤,长出水泡。感受了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的真切体验,早早地把劳动的艰辛和苦累尝了个遍。但也收获了身上的成长,锻炼出一副好身板,培养了诸多好习惯,形成“有付出才有回报”的朴素奋斗观。这些决定人生走向的重要特质,都是在课堂之外热火朝天的劳动淬炼中形成的。课堂之外的经历和体验不但没有耽误学习,反倒成为推动自身努力向学的强大引擎动力。

从事教育行业后,我从生物学科的特点出发,尝试让学生去操场、田间观察花草鸟虫,感受课堂之外万物的生长力量。后来走上教育局局长岗位,开展教育减负增效的尝试与探索,推进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,都试图在打通课内与课外的循环互通,为学生的成长拓展更为广阔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。学生不论是徜徉在“一城瓷器百馆游”的陶瓷文化视觉盛宴中,还是浸润在“戴云之战”红色文化血脉传承里,抑或是在戴云山麓中小学生实践基地的黄土地上挥汗如雨,他们都把个体成长轨迹与丰富的社会生产实践联结起来。当我们的学生在手拉坯上搓捏成型,在陶板上细描作画,在土地里种出翠绿的青菜,在戴云山间轻抚参天大树,他们的生命底色更足、颜色更亮、成色更美,我们的教育将显得更有意义。

## 师启蒙昧

□王柏霜(诗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韩愈在《师说》中写道:“人非生而知之者,孰能无惑?惑而不从师,其为惑也,终不解矣。”也就是说,任何人总是始于蒙昧,成于启迪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引路人,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的盲人,无论如何努力,终究走不出永恒的黑暗;一个人如果没有引路人,即便读万卷诗书,也好比夜行无烛,难以参透世间的真相。

幸运的是,我生命里遇到这样一位引路人——高中语文老师林老师。林老师布置写作文,我经常“超额”完成,不仅完成课堂作业,还会将平时课外写的习作一起交上去,请林老师指点。这自然增加了林老师的工作量,他不仅没有怨言,觉得我写得好的课外习作,还会亲自刻版油印,作为范文在班上讲评,课后遇到我也会指出我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。

高中两年,在林老师课堂之外的点拨下,我几乎读遍学校图书馆所有能借到的中外文学名著,写作上也有所进步,这对我后来高考报考中文系、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我读大学期间参加学校的诗社,诗社聘请了多位中文系的老师当顾问。诗社不时邀请这些老师利用课余时间与我们交流,点评诗作,指出不足。也是在这些课堂之外的交流中,我们获得了不同于教室内的启发——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,没有必须完成的课业任务,只有因热爱而生的追问与探讨。

古今中外,无论是在文学还是其他领域,所有成功人士几乎都得益于某位老师的启发。但教育的现场,从不限于教室之内。孔子曾说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,而他与弟子坐而论道的庭除廊庑,何尝不是更广阔的课堂?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在街头巷尾的问答与思辨,同样超越了正式的授课,成为西方哲学史上动人的课外篇章。

师启蒙昧,不受困于四壁之间,它可以是廊下的一句点拨,是书页间的一行批注,是超越授课时间的思辨与共鸣……那是混沌中的一盏明灯,从此我们得以辨认出通往广阔世界的万千路径。

## 师者,以温以深

□桑梓婧(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2023级研究生)

教师之颂,多萦于三尺讲台内的传道授业。然吾之所感,尤在课堂之外——我的导师以有温度、有深度的方式,参与并重塑着我的学术人格与生命轨迹。其教也,非尽在言传,更在身教与境教的无声浸润,其育也,非止于知识授受,更在一科学学术生存方式的整体示范。

与王奋飞老师初见是在研究生复试的考场上,面对决定命运的场合,我的紧张几乎溢于言表。就在问答开始前,王老师温和地笑了笑:“不要紧张,就当做是一次学术上的交流。”瞬间融化了考场的凝重气氛。后来我才明白,这简单的一句话,蕴含着他独特的教育哲学——学术不是冰冷的考核,而是心与心的平等对话。真正的师者,是一个能看见学生内心的人。

成为他的学生后,我更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教育智慧的力量。王老师极爱哲学,却从不空洞说教。他常在课后与我们“闲聊”,从康德的“纯粹理性”聊到庄子的“无用之用”,从哲学视角解读现象级事件背后的本质。有一次我因论文受阻而焦虑,他没有直接指导方法,而是引用孔子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,让我重新找回研究的乐趣。王老师将深刻哲思化为日常指引的教育方式,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严谨而不失温度、深刻而不失情怀的学术品格。

最让我感怀的,是王老师那份如同老父亲般、渗透在日常点滴里的深切关怀。他会关怀我们因熬夜改论文伤身,而告诉我们身体才是根本;会注意到谁最近情绪低沉,便轻声询问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;还会以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为例,告诉我们如何更好地面对人生中的选择……

师者之责,不止于知识的传递,恰如无数如王老教师般的师者,用一言一行诠释“君子学道则爱人”的真谛——让教育既有思想的厚度,亦有情感的温暖,使每一段求学旅程,都成为一场兼具理性与温情的修行。此乃吾师之道,亦是我将终身追寻的为学与为人之境。

## 花开有声

□陈楠欣

在与段老师、学校行政人员探讨后,一个“阶梯计划”诞生了。一开始,妈妈送他到教室再离开,中午接回家午休,下午再来。之后,妈妈只送到校门口。再后来,小罗尝试中午在学校吃饭。这一计划实施没多久,小罗就主动拉着妈妈的手说:“妈妈,您今天就站在校门口看我进去吧。”

变化就像春天的花朵,在不经意间绽放。我任命小罗为“劳动小管家”,负责检查同学们的桌椅是否对齐,地板是否干净。他每次都做得极为认真,一旦发现桌椅歪斜,便会立刻上前将它们摆放得整整齐齐;看到地板上有污渍,便会迅速拿起卫生桶里的抹布,来回擦拭。当我把那朵一朵朵小红花奖励给他时,他会抿着嘴角,小声说了句“谢谢老师”。

一个夜晚,我再次敲开了他们家的门。小罗雀跃地拉着我的手往屋里拽:“陈老师,这是我特意为您洗的水果,还有这只小猫,是我新养的,它可听话了……”看着这个曾经把自己缩成一团、连哭声都不敢放开的孩子,如今眼里盛着星光,脸上洋溢着笑,我心里涌起难以言喻的欣慰,之前的所有等待在此刻都有了最温柔的答案。

教育,或许就是如此。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花种,有的早早绽放,有的迟迟未开;有的静默积蓄力量,有的热烈展现风采。但只要我们能耐心等待,总能听见花开的声音——那声起初或许细微如耳畔的低语,最终却能响彻云霄,如歌般悠扬。

教育者俯身倾听的姿态,  
是对孩子世界最深的尊重。

360°

## 校工银花

□曾志彬

暑假参加校友活动,有个校友问我:那个“银花”阿姨还在学校吗?

他把我的思绪拽到两年前的那个下午。那天,我刚到办公室,银花推门进来说:“我要回去了,来跟您说一声。”我以为她来请假,但她并不归我管。见我发愣,她又说:“老家公公没人照顾,我年纪也大了,该回去了。”原来,她是来道别的。

银花是老校工。学校里除了发工资的,没几个人知道她的本名。她有个妹妹叫“金花”,也在这当校工,大家便顺口叫她“银花”。

这些年,时光没收了许多人光鲜的容颜,银花却似乎没有变。她一直是这样的黯淡:精瘦,黝黑,衣服也是暗褐的。眼窝像两口深井,眼睛却出奇地亮,像是井水映着月光。

每天清晨,校园还睡得迷糊,银花就起来扫地了。竹帚下枯叶翻滚的声响,在空旷的校园中格外清脆。半小时后,起床铃响起,学生陆续走向食堂时,她已伏在花园里捡纸壳了。有学生打招呼,她便直起身,一张笑吟吟的脸跟着他们转,像一台落地的摇头娃娃。

记不清银花是哪年来学校了,大约是二十年前吧。一天中午我值班,她慌慌张张跑来说:“老师啊!学生往楼下扔鸡蛋!”我赶去一看,是几个学生在做“鸡蛋撞地球”的实验。当时我还年轻,暗笑她大惊小怪。但从此,也便记住了这个卫生工。

她在校园里几乎无时无刻不在。扫完地,银花就去食堂吃饭,遇人总会说:“大鼎糜(大锅粥)好吃,还热着,快去喝一碗。”上课铃响后,她就去洗垃圾桶,一层一层、一个一个地洗,说孩子往里丢吃的,招虫,会臭。

有一次我正在上课,后排突然骚动起来。“老师!他拉肚子了!”一个尖细的声音划破沉寂,教室顿时沸腾。有学生提醒:“快叫银花阿姨!”不一会儿,她带着拖把和水桶赶来,麻利地清理干净后,轻声对那男孩说:“不要紧,跟我去换身衣服。”第二节课,男孩穿着干净校服回来了。听人说,银花常捡到学生落下的衣服,洗净收好,等学生认领,没想到这次派上了用场。

每年中考,我们老师都会穿上一件红T恤,给孩子们加油。T恤是统一发的,银花没有。但每到那天,她也会穿上一件红的,只是在一片整齐之中,显得与众不同。

后来,后勤安排银花打扫办公室。她依然早起,每天我来时,办公室已打理得干净整洁。我常忘带钥匙或雨天忘关窗,有银花在我心里就踏实。报纸书刊我随手乱放,她每天都会码齐放在墙角。年底大扫除,我清出一堆废纸,叫她去搬。她三两下装满几大袋。第二天上班,我发现茶几上多了一袋花生。同事说是银花卖废纸买来的,还交代:“你们老加班,买点花生顶顶饿。”春节前我想送她茶叶,她摆着双手往门外退,好说歹说才收下一点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长,开学又逢阴雨天。返校学生在校门口排起长队,缓慢前行。银花负责给行李箱消毒,她背着个喷雾器,裹着件雨衣,蜷缩着像只乌龟的喷壶。每个箱子进来,她就熟练地喷几下。我问她怕不怕,她笑说:“不怕,以前种地常干这种活,比这累得多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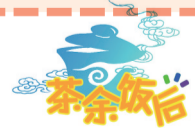
也听过银花抱怨,比如学生没冲厕所、花工也捡瓶子、保安打瞌睡……但就是嘟囔几句,并不真生气。

也有例外。有一年迎检,环境卫生抓得紧,上面直接派人蹲点。正值落叶季,风一吹,刚扫完的地又铺满叶子。一天蹲点人员看到满地落叶,把后勤分管和卫生工都叫来,皱眉道:“领导来了咋办?”大家不敢吭声。连日加班,银花也恼火,闷声顶了句:“领导来了,这树就不掉叶子?”大家都笑了。那一刻,这个精瘦的老校工,像极了童话里说真话的孩子。

那个下午,我回过神,有些意外:“这么快退休?有什么需要吗?”她说:“就想跟人家一样,每月有退休金。”我一时语塞。“老板很好,有给。我这干粗活的,又不是老师,也知足。总不能比人家,人家是公家的,退休金多。”见我有些黯然,她又说:“有时我也想不通,同样辛苦大半辈子,为什么老了就大不一样。”她像在安慰我,又像不是。

从此,我再没见过银花。金花倒常见,她像姐姐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校园里,不过也快退休了。

银花说她不是老师。其实当老师的,未必都要在讲台之上。



## 师者如光

●教育就是三分浇灌,七分等待。

●您的话语,是这一生读不完的书。

●作业本上的红批注,是您写给我们的散文诗。

●后来我们走了很远的路,才发现最初的方向,是您用粉笔在黑板上划的线。

●曾经不懂的良苦用心,现在却字字如珠。

●年少对于世界的好奇,在您那里总能找到答案。

●您站在讲台的模样,是我们年少时,对“认真”最直观的理解。

●教育是带孩子走一段路,看一些风景,然后放手让他寻找自己的山河湖海。